

邵氏  
光影系列  
SHAW  
FILMS

# 第三類型

THE ALTERNATIVE  
CULT FILMS

# 電影

吳昊 主編 天映娛樂 策劃

邵氏  
光影系列  
SHAW  
FILMS

J905.2  
20143

港台書

# 第三類型

THE ALTERNATIVE.  
CULT FILMS

# 雷影

吳昊 主編 天映娛樂 策劃



文字編輯 胡卿旋  
圖片編輯 李 安  
資料搜集 胡卿旋  
書籍設計 孫浚良  
排版 吳冠曼

系列 邵氏光影  
書名 第三類型電影  
主編 吳昊  
策劃 天映娛樂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版次 2005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 16 開 (207 × 250mm) 396 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2377.1  
©200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得天映娛樂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未經准許，  
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書中的任何部分，違者必究。

# 「邵氏光影」出版說明

---

香港電影工業能夠被譽為東方荷里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過去半個世紀之不懈努力，實在是功不可沒。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於一九五八年，在行政主席邵逸夫爵士策劃下，以創新為製作之本，雄厚資金為後盾，幕前幕後，精英薈萃，為觀眾製作超過八百部不同類型的影片，令香港電影成為華南地區，以至全亞洲華語電影之翹楚。

邵逸夫爵士對電影充滿熱忱，不到二十歲，已與兄長在上海開始從事拍攝電影，並致力發行影片至南洋，日後更將拍攝基地轉移至南洋及香港。早期作品多取材於中國民間故事，例如「白蛇傳」、「梁山伯」、「孟姜女」等等，極受當地華僑觀眾歡迎，充分顯示其對電影之敏銳觸角及天份。

勤奮，是成功的另一因素，邵先生曾經有一年內看九百部電影的紀錄。為確保「邵氏出品，必屬佳片」這個承諾，他每天早上九時到達辦公室後，第一件事是預覽前一天導演們所拍之毛片，以確保質素。遇有不符合要求者，寧可將底片燒掉。

在邵先生嚴謹的要求下，邵氏公司旗下或合作的導演的作品皆有很高的水準，票房屢創紀錄，並在世界各大影展，獲獎無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更有最強大的導演陣營。

李翰祥導演最擅長古裝宮幃片，黃梅調戲曲片，風月艷情片。著名代表作有「傾國傾城」、「梁山伯與祝英台」、「江山美人」及「金瓶雙艷」等。

張徹導演的陽剛武打系列，為香港電影暴力美學奠下根基，其作品風格強烈，處理男性之間的友誼，朋友之間的肝膽相照，尤見功力。「獨臂刀」、「報仇」、「刺馬」等，為其代表作。張徹導演對栽培幕前幕後電影人，皆不遺餘力，當中吳宇森、狄龍、姜大衛、李修賢等，日後亦有非常驕人的成就。

胡金銓導演充滿禪意與畫意的武俠片，結合中國古典美術、京劇和寫意畫的境界，為第八藝術提昇至更高之層次。

楚原導演是質量與數量兼備的表表者，早期專注於愛情文藝片種，後期則以「唯美文藝」手法，透過如詩似畫的鏡頭，結合名小說家古龍的精妙佈局，開創了新派武俠片的先河。

劉家良導演之硬橋硬馬功夫片，為動作片另一宗派代表，宏揚中國武術之武德精神，透過力學與美學之融合，以真材實料的拳腳功夫，贏盡了觀眾的愛戴，代表作有「少林三十六房」、「中華丈夫」等，並開創了功夫電影的新潮流。

王晶導演之「賭術」及「追女仔」電影系列，靈活地掌握了觀眾的口味及心理，作品堪稱雅俗共賞，並憑其敏銳的市場觸覺屢創新猶，代表作有「花心大少」、「千王鬥千霸」等。

電影潮流，與時並進，為配合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新形勢，邵氏公司網羅當時得令的業界精英，製作不少富朝氣及時代氣息的作品，例如：許鞍華之「傾城之戀」、蔡繼光之「男與女」、

---

---

霍耀良之「毀滅號地車」、張堅庭之「表錯七日情」及杜琪峰之「審死官」等等。

邵氏片庫，蘊藏豐富，品種時空，穿越古今，包括寫實、諧趣、社會諷刺喜劇、年輕人電影、警匪、小品式處境喜劇、史詩式電影、艷情、詭異，兼容並蓄，包羅萬有。

經典的電影，自不缺明星閃耀。邵氏片庫另一最吸引的地方就是巨星如雲，其中不少至今仍獨步影壇，無出其右。

曾參與邵氏作品之巨星包括：胡蝶、林黛、林翠、林鳳、尤敏、葉楓、盧燕、樂蒂、趙雷、陳厚、關山、王羽、凌波、李菁、李麗華、鄭佩佩、秦萍、何莉莉、胡燕妮、姜大衛、狄龍、傅聲、岳華、羅烈、凌雲、李修賢、陳觀泰、許冠文、井莉、林青霞、張艾嘉、陳萍、恬妮、胡錦、惠英紅、李麗麗、爾冬陞、周潤發、鍾鎮濤、劉家輝、李連杰、劉德華、劉青雲、周星馳、郭富城、金城武、張國榮、梅艷芳、鍾楚紅、王祖賢、李嘉欣、袁詠儀、夏文汐、葉童、余安安、張曼玉、鄭裕玲等等，數之不盡。

邵氏片庫這個全球最大的中文片庫，最難得的是影片除在戲院上映之外，過去半個世紀均未曾在多元化的電子傳媒中出現過。

二〇〇〇年，「天映娛樂有限公司」榮譽取得了邵氏片庫七百六十部影片的永久版權，之後不惜工本以最先進的數碼影像修復技術，讓母片重現最佳的音質及畫面的視覺享受，並作全球再版發行，讓跟隨着邵氏電影成長的觀眾及新一代年輕觀眾透過影帶、影碟、光碟、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與互動電視甚至戲院等媒介，齊來欣賞值得中國人自豪的經典電影，讓邵氏這個全球最大的中文電影庫，再次展現觀眾眼前。

與此同時，「天映娛樂」更與三聯書店合作出版，並邀得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副教授吳昊先生在百忙中抽空主編「邵氏光影」系列，從邵氏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版的官方刊物「南國電影」及「香港影畫」中，按不同的電影類型選輯最具份量的文章，及介紹最具代表性的電影，俾使廣大的讀者可以重溫昔日的觀影感受，又或藉此可以瞭解近半個世紀邵氏發展的軌跡，以及她的人與事。要整理這批橫跨三十多年、從未以結集形式出現的文章工作量之浩大繁瑣，可以想見。

我們衷心感激所有文章的作者，是他們為今天留下一個不可取代、活生生的記錄。我們更要感謝熱情回應的一眾撰序人，與我們分享他們對邵氏的感情與經驗。

最後，「天映娛樂」誠意以此向邵逸夫先生為發揚中國電影事業所付出之努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映娛樂有限公司

二〇〇四年

## 序一

# 淺談時裝片..... 孫仲

---

在這既定的又是局限的篇幅內，若要深入闡述有關「時裝片」之定義及其內涵，自認為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再說，我也沒有本事去一一剖析形式多樣的「時裝片」。

顧名思義，從字面上來看，「時裝片」是指在「同時同步」以現時背景為題材發展出來的一系列影片之總稱。所以，影片中出現的情節以及人物都離不開現實環境之範圍而且是息息相關。反之，就不能稱之為「時裝片」了。現在大前提既已鎖定，那麼，無論你是用「單刀直入」的寫實手法或是「旁敲側擊」之迂迴手段去拍攝某部電影，如果問起此片情節從何而來？恐怕最終的謎底還是離不開來自現實題材，來自於社會上某個階層裏所發生的真實事件，經過藝術加工而後成其劇本。大如恐怖份子製造的血腥殘酷事件，小到街頭巷尾、左鄰右舍發生的雞毛蒜皮小事都可能被採納而成為編劇者、導演們眼中的好素材。所謂「原材料」當然不能照搬使用而是要透過專業人仕精心剪裁、潤飾、安排等藝術過濾之後纔能編寫成劇本交給導演去拍攝，最後呈現於影幕之上，供觀眾去欣賞。

「時裝片」有它不可或缺的元素，那就是務必跟觀眾「同步呼吸，感同身受」。如果能兌現的話，那影片纔能算是貨真價實的「時裝片」。至於其格局，不管它是警匪鎗戰片或是喜劇片就不必去細分了。

拍攝「時裝片」在程度上有它一定難度，因為購票入座的觀眾跟該影片之幕前幕後的人如演員及工作人員都是在同一時空生活的人，在認知上及想法上也大致相同，當他們看到似曾相識的故事情節時，很自然會有身臨其境、其熟悉程度如街坊鄰居一般的感受。因此，編、導、演三者處於此種情況下，仍要過份的誇大或渲染其劇情，勢必得不到觀眾的共鳴，說不定會產生惡感。

肯定的說，觀眾是唯一有資格去批評影片好壞的人，我想不會有人反對。試想想，編導們如能充份掌握時代脈搏、適度運用藝術手段、真實地呈現劇情，更進一步做到留給社會上某種程度的「啓示作用」或是「淨化作用」該有多好。至於會否得到觀眾對該影片產生共鳴（Vibration），我想那自然是意料中事。

常聽人說道「太陽之下無新鮮事」。仔細想想確實如此，無中生有、天馬行空自然難事一樁，更遑論信手拈來一個全新的故事。編導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那就是「度橋」。

---

---

此語是香港電影圈內的一句行話。尤其是編導們常用它來形容劇本難寫，而且說此句話時的神情宛如苦澀中帶些痛苦感。依我看大可不必如此，祇要把精神放在「汰舊更新」上，力求結構上出奇多變。能做到這一點已屬難能可貴了。試問想要杜撰出與眾不同之奇妙情節是否難如登天？若要抓住觀眾的口味，唯一捷徑就是取材於觀眾熟知的題材。例如社會新聞、暢銷小說等。萬勿一味追求變化而誤入歧途！要知離題太遠而撒網難收，天下奇材雖多，可惜我未曾遇到過。

自從擔任導演工作以來，一向重視劇本的甄選，尤其是在未進行拍攝工作之前，紙上作業的功夫費力很大，費時也最長。我說的是「劇本分場」這一環節非常重要。不斷反覆推敲力求結構合理而望有所突破，更希望影片拍成會有可看性。所以常跟編劇小組說：「要用顯微鏡審視劇情的缺失，萬勿用放大鏡去瀏覽而自我欣賞、陶醉。」

下面略提一下「時裝片」中的男女演員。我以「靈魂」二字來突顯他（她）們的重要性。因為在觀賞電影的時候，產生互動的雙方一是劇中人（扮演劇中人物的男女演員），另一方是現場觀眾。他們面對面做直接的情緒互動（Direct-Reflection）從而產生心靈感應。試想在劇情不停發展下去的當時，是演員恰如其分的表演牽動着觀眾的情緒。因為身處黑暗中，唯有銀幕上的幻影在不知不覺中已變成了活生生的實體，如同左鄰右舍一樣，生活在同一時空的人。大家不要誤會，此地所指的演員並非「大明星」，指的是「有創藝風格的男女好演員」。

再者，作為演員務必做到內在、外在雙方面的修養，接到劇本之後要把飾演的人物認真地去揣摩及分析，將心得坦誠地跟導演研究溝通從而得到一致的想法，如此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我們偶而會聽說：某某影片是大製作、某片是小成本。的確，製片成本多少，固然足以影響影片的素質，但它絕對影響不了影片的真實內涵及其賣點。

「淺談時裝片」不知是否搔到了癢處沒有？達到了「淺談」的目的沒有？但是，不管怎麼說，以上所說的一切畢竟是我多年來的一點經驗與心得，也是心聲，更想藉此短文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

孫仲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

---

## 序二

# 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

..... 谷峰

---

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裡浮生。

谷峰最近出席「天映娛樂」舉辦之「獨臂刀」數碼修復首映會，在星光熠熠之會場上，重遇邵氏兩位老友記王羽及焦姣（註：王羽在該片中飾演我的兒子），大家在言談間感覺這次合作竟是三十七年前事，時光荏苒，跨進有「東方荷里活」之稱的邵氏公司已四十餘年的事了。

近日承「天映娛樂」小葉邀約為「邵氏光影系列」一書第二輯寫序，即時在腦海中呈現當年一幕幕片段……

我從五十年代初來港，曾參加本地話劇團演出，當時團員中有白雲、周曼華、唐若菁等等前輩演員，至一九五八年首次參加電影行業，首部電影是「天上人間」，後得李麗華小姐推薦，演出機會日增，多參與永華及邵氏公司之製作。一九六五年正式簽約邵氏公司為基本演員，有機會與各大導演合作，所演角色無數，有正有邪，但都以武俠及動作片居多。

今天睹物思人，心情難以平靜，在邵氏的日子裏，一點一滴之事與物，皆重現眼前，正是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

在此要衷心感謝「天映娛樂」把封存多年之邵氏電影首次重現，讓年輕的新一代電影觀眾能欣賞及認識曾為本港電影事業增光不少的「邵氏電影」。

谷峰

二〇〇四年九月

---



### 序三

## 「溝池」電影細水長流

甘國亮

---

我就地將 Cult Movie 譯作「溝池」電影。

論意譯，有生命有姿勢。論音譯，那怕是粵音滬音都直逼英語。落筆打三更，電影友如無珠玉在前的例證，無謂強作質疑。

翻閱網中人各自歌頌心目中的「溝池」電影，偏情洋溢，離題萬丈，祇有個共通點，都在欽點自我的癖愛，信者埋堆。被冠為異教的都有受眾的基數，何況是用真金白銀去攝製的所謂電影，小眾的信望總會有個棲所依歸。

「溝」字先行，未免引起畸念，預見其陰暗污濁，潺潺有味，滋生蛆蟲的表象。這種目光也不以為過，有趣歸有趣，無數「溝池」電影都是渣滓製作，匯聚生硬情色，鬼五馬六的大本營。「池」也斷不是清泉，視野不如海闊，亦難有泛濫成災的殺傷力，故此「溝池」電影的作者，都喜歡在有限的範圍興波作浪，不作山崩決堤的慾念。

城郭溝池以為固，顧名思義是護城河，池非不深。我引經據典，想恐嚇大家不容忽視這個名詞的實力，要堪稱細水長流，它纔是真命天子。

我在六十年代多看歐陸電影，並非全屬新浪潮，二打六的迷幻詭秘片種也不少。毫無鴻溝，亦逢溝必通。但我心儀的「溝池」電影導演，以日本的增村保造為首，頗多出其不意的把戲，令人樂死。自己入行後，得香港導演桂治洪先生提拔，失身作為「蛇殺手」。對我半受創半啟蒙的影響深遠，後果良多。

我一度企圖將「溝池」電影譯作「風扉」電影，因為明月也常常照在溝渠。

## 序四

# 我在邵氏的日子..... 邵音音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

良禽擇木而棲，青鳥靜悄悄地吧文化種子撒遍香港，默默地播種，默默地成長……。明星如恆河沙數滿園吐艷，名片如流水地灌溉心靈，邵氏電影文化王國的成功遠播了她的聲名、地位，一個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地方——香港。

邵氏的製片人以創新概念大膽地創作劇本，導演們以荷里活的手法拍攝出令人叫絕的電影。令美的青春的面孔、朗俊不凡的氣質、令人傾慕的英雄人物，一一都活生生地表現在香港的電影史上。

我父親的「雪裏紅」，當時李麗華推薦了李導演，因我父親的大膽任用，「雪裏紅」便成為李導演正式執導的第一部戲。一生之中，我們敬畏的導師——李翰祥導演，在開工時大聲呼叫，指導我們做戲，真是七情上臉，嬉笑怒罵的表情如今仍歷歷在目。他工作認真，令人不敢怠慢，他專注每一個環節，細至每個朝代的頭飾，例如內裙如露出半吋，一定要穿上幾層的裙子，他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令人讚嘆！

回想夏天在三十多度高溫、密密實實的片廠拍他的戲時，每個演員全身都生大熱痱，又癢又痛，每當頭套除下時，我們都覺得遍體生涼，頭輕如壓頂泰山飛走了。

李導演教導我的人生道理不可忘懷，選角也非常認真，記得「紅樓夢」有個角色是指定給我演的，後來把我換下來，我哭着向他問理，他說：「這角色給你演，演完了妳還是邵音音，我還是李翰祥，換了另一人演這角色，演完了我不再是以前的李翰祥，而妳還是邵音音，妳沒有損失。」我不懂，過了很久我纔領會到他對角色的選擇十分嚴格，他沒有選我，他可以更上一層樓，可能略變柔媚甜酸為厚重樸素。所以我並沒有怪他，對他祇有感恩的情懷。

我一生最難忘的電影是中韓合作的「女神探」，那一場在火場的戲，丹娜和我衝出火場，生死之間，我倆全身能被燒掉的毛髮都燒淨了，狼狽也！

蔡瀾給了一隻大蜥蜴在戲中給我當寵物，在片中我要把牠拉進拉出，我好怕牠咬我的腳。（腳都軟了！）戲裏說對白時還要餵牠吃生牛肉（手都僵了！）

這部戲在韓國打破了時裝片的票房紀錄，樂哉！

與陳萍一起演孫仲導演的「沙膽英」，那是以香港工廠妹時代為背景，多了好多香港少女影迷啊！當時真有那麼一點點陳寶珠「feel」，攀龍附鳳，嘻！自我滿足，就那麼一點，足矣！

---

提起陳萍，又說說何夢華執導的「血芙蓉」，因為生理問題不想下水，況且水池太髒，有死蚊子、死飛蛾，還有好多會動的小蟲……在不甘願下拍了幾天，不小心喝了幾口污水，第一次用「這麼乾淨」的水洗臉、游泳，如今也不會忘懷！痛哉！

拍呂奇執導的戲，總是冬天開工，夏天上映。衣服總是能少就少，氣溫總在十度左右，飛鵝山上游泳戲拍了一天下來全身都呈紫色。

夜總會的戲，一跳就是一個禮拜，跳到腳軟，連戲的臨時演員從很起勁地跳，跳到後來臨時演員都跑光了！一笑！

拍他的戲比拍孫仲的戲更有「feel」。我、艾蒂、凌黛幾乎是十八般武藝，樣樣全！一下子是鄭佩佩「look」，女俠風範，濟世扶貧，好打不平。穿着三吋半高跟鞋跑東跑西，爬上爬下，幾個鏡頭下來起碼跑了十公里。一下子又變成姜大衛，又會飛天又會遁地，騎着電單車奔馳清水灣道，從三樓跳下來，面不改色，真了得！

拍特寫的時候，我頭上直冒煙，點解？燈太熱把假髮燒焦了！

呂奇執導的影片，活潑、熱鬧、古靈精怪、變化層出不窮，他智商高，腦子靈，雖然拍他的戲，實在很辛苦，但他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崇拜他，至今依然。

還有一位難忘的姐姐——王萊。

十七歲少女情懷總是詩，一位完顏貴族的公主愛上了戲台上的主角賀賓，私奔了，演繹着祇羨鴛鴦不羨仙的愛情故事，多浪漫……

王萊姐時常提醒我們，紅不會紅一輩子，做人要有禮貌、要謙虛，好天搵收埋落雨柴，實實在在地做人，王萊姐的教誨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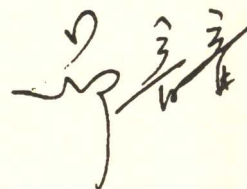
寂寂花時閑院門，美人相關並立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我一生有幸成長在邵氏大家庭裏，邵老闆、方小姐的春風化雨，使我領略人生中從平凡到不平凡的種種感受，更使我懂得如何融入第八藝術。

人生到處何所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

「天映娛樂」替我留住了青春，邵氏公司給了我光芒的外套，洲立公司包裝了我美好的故事，三聯書店肯定了我已被遺忘的過去。

深情地再向您們說一句「謝謝您們！」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四日

## 鳴謝

「邵氏光影」系列之「第三類型電影」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下列機構及人士之鼎力支持，謹致謝忱！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洲立影視有限公司  
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  
天映頻道有限公司

邵逸夫爵士  
邵方逸華女士  
Mr. Jerry Rajakulendran  
孫仲先生  
谷峰先生  
甘國亮先生  
邵音音小姐  
唐詠詩小姐  
黃愛玲小姐  
張徹太太  
黃南翔先生(雁南翔)  
李默小姐  
黃家禧先生

## 前言

# 亂中求變·類型片精神

---

## 電影潮流與類型，邵氏勇於開創。

其實，潮流與類型不能分開談，二者是相輔相承，例如一九六六年邵氏開創新派武俠片類型，使港台電影界旋即掀起競拍熱潮；一九七〇年開創功夫片類型，又立刻捲起功夫片浪潮。當然，並不是所有類型電影都可以即時帶起潮流，甚至也會有一些類型電影從未帶起過熱潮。

類型電影是荷里活大片廠制度黃金時代的產物，當年八大片廠採取「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經營方法，把製作、發行和放映三結合，即是自設廠拍片，自行發行片子，自設院線放映，「一條龍」全盤控制市場。於是，製片策略可以精心部署，放映安排可以運籌帷幄，電影類型可以嘗試和革新。就這樣，西部片、恐怖片、驚慄片、歌舞片、特務片、偵探片、海盜片等百花齊放，潮起潮落，品種紛繁，進戲院如入大觀園，目不暇給。

邵氏亦將這種「垂直整合」經營方式在香港發揚光大，選址清水灣建立規模龐大的製片中心，經營戲院，自組院線，放映產品，更設立發行部及宣傳部，致力開拓國際市場。這是絕佳的條件，創新電影類型，陸續開創彩色闊銀幕歷史古裝片、彩色闊銀幕歌舞片、黃梅調古裝歌唱片、新派武俠片、功夫片、愛情文藝片等，祇要創新成功，一個電影潮流也就掀起。而且，在六十年代後期，邵氏雖主力製作武俠片（稍後還有功夫片），仍不忘開闢電影題材，嘗試新品種，令類型電影紛起，風雲際會，一時無兩：

- 特務片

一九六七年「鐵觀音」、「諜網嬌娃」起首。

- 青春片

一九六九年「死角」起首，七二年多拍。

- 艷情片

一九七三年「丹麥嬌娃」、「女集中營」起首。

- 搞笑片

一九七四年「香港七十三」、「多咀街」起首，七五年多拍。

- 恐怖片

---

---

一九七四年「蛇殺手」、「鬼眼」起首，七六年多拍。

● 社會奇情片

一九七三年「血證」、「天網」起首，七六年多拍。

● 科幻片

一九七五年「中國超人」、「猩猩王」起首，八〇年後改拍科幻特技武俠片。

我們不難看到自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間，邵氏的策略就是不停開創電影新類型，擺脫香港電影界過往拘泥保守的製片成規。當然，這與歐美電影的大氣候有所關連，要知道，七十年代初歐美電影正醞釀大解放運動，銀幕除容納色情暴力，題材更尖銳震撼，場面甚至恐怖核突，直接向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衛道機制衝擊。於是，電影趨向性感、狂暴、驚嚇、震撼等官能刺激，而當這些片子（如「艾曼妞」、「驅魔人」、「海神號遇險記」等）在港放映，令觀眾大開眼界，亦改變了港人對電影的認識與期待。所以，在大潮之下，港片求變，實屬必然。

況且，其時香港電視蓬勃發展，對港產片打擊甚大，那些平實純正的愛情、倫理、歌舞、歷史之傳統片類，電視機裏可見（還免費看到），無須往戲院購票看。在電影類型變化勢在必行之際，乘時而起的獨立製片更煽風點火，這些超小型公司乃由三幾影人組兄弟班拍片，既無片廠限制，憑創新題材，刺激吸引，低成本製作，險中求勝，實行「刀仔鋸大樹」。再加上一九七三年香港股市大崩潰，經濟不景，消費低迷，觀眾看戲每多揀擇，「票房產生了越來越烈的極端分化，好的影片賣座幅度大大提高，二百萬、三百萬以上票房收入，就有好幾部，使過去威極一時的百萬之作，黯然失色，但不賣座的影片，收入就更慘淡，由此可見觀眾對電影的選擇，更是認真，對電影的要求越來越高……」①

當新類型一試功成，跟風之作紛起，很快便拍濫，觀眾興趣頓減，「在一九七四年中，是觀眾胃口轉變得最快的一年。正由於觀眾胃口轉得很快，而一部影片由籌備到開拍而至完成到上映，最快要半年時間（指沒有院線的獨立製片公司而言），往往到排期上映時，某一類片的高潮已過，觀眾不感到興趣了，這也是造成某些影片賣座慘淡及若干公司做了電影大閹蟹的一個重要原因。」②

那年頭除股市淪為蟹市外，連電影也要扮蟹，真慘。令情況更加混亂者，一九七四年東南亞電影市場大為萎縮，菲律賓和越南已立例管制港片入口，泰國又鬧不景氣，需求大減，而韓國祇容港韓合作，更要在當地拍攝及審查劇本。「外地電影市場一連失去多個，對於本港電影業無疑是當頭棒。邵氏早於兩年前已向世界市場拓展，將發行網擴展至全球性。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此這並沒有影響邵氏製片工作的進行，且更推向到大製作路線的發展。」③顯然，邵氏是在急起求變，調節策略，開創類型，例如開拍科幻片、恐怖片、艷情片，都為拓展新的電影市場，更向國際影壇顯示實力——邵氏出品能緊隨世界電影潮流發展。甚且，邵氏更投資荷里活拍攝西片（「大班」、「地球浩劫」、「二〇二〇」等）。

---

---

七十年代的世界是瞬息萬變，尤其電影更一年數變，過去強調倫理親情的港產文藝片已成陳腔老調，無人問津，萬變求存就是時代精神，但變得多風險會更多更大，影市變成殺戮戰場，優勝劣敗。張徹概括這時期的拍片精神，他說得好：「電影在任何時候都有希望，也存在着危機。」④

在這時期邵氏眾多電影類型之中，以社會奇情片幹得最是有聲有色，影響亦相當深遠。片種見證了七六年香港社會的劇變，香港在走向絕對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社會貪污舞弊之極，青年問題非常嚴峻，罪案直線上升；邵氏把握着這天翻地覆的世情變化，大拍社會奇案和新聞內幕，結合警匪片、黑幫片、心理驚慄片、奇情打鬥片等特色，將攝影機帶到街頭巷尾，實地取景，捕捉大城市的黑暗角落和人性的沉淪。對於偏重廠景製作的邵片，這無疑是一次大變革，亦為了適應新的拍攝方法，公司起用年輕導演，他們拚勁沖天，穿街插巷縱橫車輛之間取鏡，一反身嬌肉貴坐在片廠導演椅上發號施令的傳統作風，於是所謂「少壯派」導演桂治洪、孫仲、華山等乘勢而起，其作品更贏得「犯罪寫實」之美譽。

邵氏的社會奇情片除影響其時獨立製片競拍罪案秘聞電影（如「七百萬元大劫案」、「大毒后」等），更對其時香港電視影響深遠。要知道，七十年代中期，香港電視科技相當落後，製作技術仍停留於廠景錄影，欠缺真實（現實）感，要拍外景非出動十六厘米菲林攝製（成本較電視錄影昂貴得多）。無線為求追上電影潮流，成立菲林組，吸納熱愛電影及文藝的青年（很多留學外國電影學院）從事編劇導演工作，拍全菲林攝製的節目如「CID」、「北斗星」、「十三」、「國際刑警」等（而麗的電視也急起直追，拍全菲林的「大丈夫」、「十大奇案」等），這些節目從題材、處理和類型上都與大電影的社會奇情片是遙相呼應的，亦可說是一脈相承。而未幾，這一批年輕有為的電視編導（許鞍華、徐克、章國明、蔡繼光、卓伯棠、余允抗、唐基明、嚴浩、譚家明等）也陸續投身電影界，成為主流電影的生力軍（其時老一輩導演很多已急流勇退），他們對類型電影有着濃厚的興趣，拍出佳作如雲，醞釀出新氣派，這股新力量就被譽為「電影新浪潮」了。

亂中求變，類型片精神，在亂局之中香港電影新浪潮諸子崛起。這新浪潮的「新」，是在於眾導演能在類型成規之中鑽出新意，突破公式化的敘事法規和場面處理，每多神來之筆，令類型片開啟新境界（所謂「類型進化」——Generic Evolution），甚而他們在拍攝不同片種時仍表現出貫徹始終的個人風格與獨特視野（所謂「作者」——Auteur是也）。他們的出現無疑加強了港產片的可觀性與藝術性。當然，作為類型片大本營的邵氏，很樂意禮賢下仕，邀請他們加盟拍片了。風氣所開，電視台的年輕編導（霍耀良、李沛權、陳家蓀、江龍，還有編劇出身的王晶等）也紛紛加入邵氏夢工場，他們「多、快、好、省」的電視製作效率，狠勁拚勁俱備，追潮流趕類型，當仁不讓，對傳統慢工細貨的片廠生產方式起着很大的衝擊。類型片的最大特色，就是偏鋒求勝，不按常規出牌，正合乎朝氣勃勃新一代電影人的作風。

歷史地回顧，類型電影在七十年代香港大盛，是起於其時社會經濟紛亂，電影既可反映現實，也可逃避現實，類型片正好混雜兩者，令人又愛又恨。類型電影，邵氏開先河之初，雖作品參差，但起領導地位，其實自七十年代之後，香港電影史差不多就是類型片史，那

---

---

一浪接一浪，變化多端，倍使夢幻工場活色生香。

### 編者註

- ①「香港影畫」第97期，1974年1月，頁56-57。
  - ②「南國電影」第203期，1975年1月，頁18-19。
  - ③「香港影畫」第121期，1976年1月，頁30-31。
  - ④「香港影畫」第133期，1977年1月，頁27。
-



# 噱頭·暴力·色情都在昇級.....南雁

---

放眼今日影壇，盡是暴力與色情的天下。到底有甚麼法子可以改變這種局面呢？相信即使是諸葛亮再世，也拿不出良方來。

## 誰能扭轉國片局面？

影圈裏某些有心人仕，頗有力挽狂瀾的雄心，企圖通過一些製作認真，內容健康的影片，去贏得觀眾，但結果還是遭到觀眾的「遺棄」，真教人為之搖頭嘆息。

好像金漢凌波夫婦苦心拍攝的「十字路口」，五月中旬終於在香港上映了。但正式上映纔六天，便告敗下陣來，票房總收入僅得港幣三十二萬八千四百五十元零五角。

有人說：這已經算不錯了，總比那些收十多二十萬的好得多！

這固然是，但作為一個獨立製片公司，自己將辛苦積攢下來的錢拿出來拍戲，所得的票房僅是這三十幾萬，試問：除了稅，除了跟院商分賬和宣傳廣告費等等之外，自己又能收得多少？

我不知道這部戲投資了多少，也不知道外埠版權能賣得多少。但知道觀眾對這部戲作如此的反應，那是對熱心拍純正電影的人潑了一頭冷水。

## 不懂潮流注定倒霉

這是由於「十字路口」粗製濫造嗎？一萬個也不是，反而拍得極認真，也頗能「賺人眼淚」，所有影評都讚好之外，甚至有些報紙副刊的專欄作家也為之捧場。

那麼，原因出在哪裏呢？答案祇有一個：不合香港一般觀眾的胃口——太純正了，冇嘢睇！

這年頭，拍戲想要賺錢，就得研究，就得腦筋動得快，出噱頭、弄暴力、搞色情，以「迎合」觀眾的「胃口」，使他們的「欣賞慾」獲得真正的痛快和滿足。於是乎，噱頭越出越多，越出越奇；暴露越來越大膽，越多花樣；暴力也越來越強烈，打鬥場面真拳實招，一點也不花假含糊。

於是，噱頭在昇級！暴力在昇級！色情也在昇級！！

---